

富海军魂

□ 梁晓阳

北流市北流镇中灵村的富海，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地方。

向北看，是通往南梧高速的北流引道，是日夜繁忙的车流；向南看，是两年前获得“国家园林城市”、一年前获得“国家卫生城市”的北流市区，是一年一度举办国际陶瓷博览会的贸易城，是这座城市正在争创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的核心区，那里有勾漏洞，有会仙河，有铜石岭；向西看，是拔地而起一柱擎天的独秀峰；向东远眺，是苍翠连绵的金枝山，山上有面向两广、在桂东南传播力首屈一指的北流电视台和北流电台发射塔。山下，还有一座村人顶礼膜拜的金枝公主庙。相传古时北方战乱，一个小国的金枝公主逃难至此，见该村山色明媚，钟灵毓秀，民风淳朴，好客热情，遂于此寓居。金枝公主天性善良，在村里为众多的猎户和村民看管小孩，并教习诗书，让村民安心劳作。她又作古诗《钟灵歌》，赞美这片美丽的土地，打算在此定居。可惜因水土不服，一年后染病去世。村民十分痛惜，安葬了金枝公主，并建庙纪念，尔后每逢正月廿一，村民要组织盛大的游行纪念活动，杀鸡宰鸭，到庙里供奉金枝公主，并将村名改为中灵。而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，也流传到了今天。

这就是中灵，一个地理位置优越，文化底蕴丰厚，充满活力和期待的村庄。

这也是富海，一个退伍兵群体开创的水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所在地。

5月19日，作为玉林市双拥文化采风团的一员，我和20多个团员站在中灵村独秀组的富海养殖基地。当时雨雾初晴，阳光灿烂，田野上升腾起一阵阵雾气和热气，采风团员们陆续下车，踩着泥泞的小路来到房前参观。

“军魂”两个闪烁着红光的大字镶嵌着一个军徽，张贴在办公平房的门楣上，门的右侧贴着上联：回乡创业显军人本色，左侧贴着下联：为家乡建设圆中国梦。联上方也各印着一个军徽，字字闪光，醒目引人。

一个穿着军营体能训练服装、肤色黝黑，身材精瘦的汉子在门前喊口令：“集合！”马上就有二十几条汉子噤声啪啪赶过来列队，全是清一色的深绿T恤，黑色中裤，脚下也是清一色的拖鞋。

我突然觉得无限新奇，忍不住看起来。听到口令：“立正，向左看齐，向前看。报数！”顿时，军队中的一幕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“这是军队嘛，你们还是兵？”有人带着不解问。

“是的，我们每天都这样点名、出工，类似于军事化管理。”喊口令的汉子回答。

这时候，玉林市双拥办的苏侃文主任为我介绍：“这就是富海水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罗华。”

我正在好奇的时候，听到了他的另一声口令：“跨立！”然后开始为我们介绍。

于是我知道了他们的产品：泥鳅、鲟龙鱼、田螺、甲鱼，还有生态蔬菜。据说，这都是面前这些棋盘状分布的立体养殖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。

我站在鱼塘边，清风徐来，水波粼粼，塘埂上是刚长起来的百香果、豆角，上面都搭起了竹做的架子，时令瓜果盘架而上，像水面上升起的一个个葡萄架，水乡田园风光渐露端倪。

他们在一一展示自己的成果：我看到了水箱里活蹦乱跳的泥鳅有两根手指粗；捞起一片竹席，我看到了比童年记忆中大得夸张的田螺；在孵化池，我还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泥鳅鱼花。

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两个手指大的泥鳅，乌黑健硕，在水箱里翻滚滚舞，我们看到了朝气，看到了激情，看到了力量。

这些泥鳅，多像眼前这群退伍兵啊！我看着黝黑的罗华和他黝黑的战友们，竟然这样联想。

我再回过头仔细观察罗华，瘦削的身材、憨厚的形象、朴实的话语、谦虚的态度，偶尔讲点带有哲理的话，一点不像个有勃勃创业雄心的人。但是稍微一端详，明亮的目光、灵活的头脑、直爽干练的性格，又可看出昔日军旅生活历练出的军人作风。

他的战友们呢，据说来自好几个省，都是农村出身的小伙子，被烈日暴晒而黧黑的脸庞和手脚，看上去真像一条条灵动的泥鳅。

二

5月22日上午，参加玉林市双拥采风活动结束后第三天，我正在单位虚掩着门看着作者来稿，突然听到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，一个声音问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我抬头，一下子就看到了罗华瘦削而黧黑的脸。他身边还有两位小伙子，三人都穿着绿T恤黑中裤，脚上穿的还是拖鞋。我十分惊讶，赶紧说：“进来吧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罗华用手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然后擦在身上，站着说：“我们去党史办要点书看，看到文联的牌子，就想起了你，想进来看看。”我这才看到，一位小伙子双手环抱着一摞堆到了他的脖子的书。我让他把书先放在我办公室的茶几上，然后叫他们坐下，递过一筒纸巾。

罗华继续擦着汗说：“来党史办的廖主任那里要了点书，平时在办公室闲时可以看看。”我顿时感兴趣，翻看了他们拿到的书，有《北流党史资料》《李明瑞之歌》《周恩来和他的事业》等。我霎时感到有些好笑，这些书，别说他们，就是我这个常年与书打交道的所谓文化人，要真正看下来也会很困难。

“我们看得下去，”罗华说，“看这些东西觉得心里很充实，可能是我们刚开始创业，需要一种精神力量。”

这话不假，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和铮铮铁骨，历来对干事创业者极有鼓动力。他能有这些认识，证明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。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。

来自海南的黎族青年李伟林和来自江西的苗族青年罗新云，是罗华的战友，他们拿起《北流文艺》翻看起来。我说：“这是消遣的书。”罗新云说：“消遣好，里面有许多贴近实际的文章，我也喜欢看，比如慈善征文，很励志的啊！”

我笑了，问了罗新云，竟然才26岁，还没结婚，有些腼腆，脸上还有青春痘。可以看出，他对生活充满了纯朴的感情。有时候，干一项事业就需要这种单纯，太多的名利心和患得患失，会让人瞻前顾后。

我问罗新云：“你来北流，家里人支持吗？”他说：“刚开始犹豫，怕我年轻背井离乡，又离开了军队，在外面无依无靠。现在跟罗哥做事，我很自信！”

罗华说：“我们一直是最亲密的战友，有福同享，有困难共同解决。”

我给他们拿了一批书，有新出刊的《北流文艺》，有北流作者的作品集。他们拿起来，一脸欢喜。

罗华说：“这下子够我们看好长时间了。”我忍不住笑：“这都是消遣的书，可以打发老婆或者女朋友不在身边的时间。”

“那就够了。”茂名来的李伟林回答也很幽默。

“你结婚了？”我问李伟林。

“结啦，老婆在老家，我一个月回去一次。”

“那真的要带点书，要不日子难熬哩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“到我们那里吃顿饭吧，我们再聊聊。”罗华发出了邀请，另外两个也附和。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出了诚恳和热望。

“行！”面对这些农村出来走进兵营又从兵营出来回到农村的小伙子，我唯有痛快地答应。

罗华看了看他的手表，“哟，快11点了，我们还要去人社局办事，先走了。”

我送他们出门，他们的拖鞋啪啪地响着，连连回头招手：“一定来啊，在我们那儿一起吃餐农家饭，我们有许多话要对你说。”

我看着他们汗津津的背影，突然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求学求职的青年时代。

三

作为回访，我是在第五天之后的下午才到达他们的富海农庄的。同去的还有五天前一



▲ 退役军人创业基地在举行党员宣誓仪式。

采风的本市作家陈予启，他正好是中灵村人。

从城区走高速引道5公里后，就向左拐进中灵村。我驾驶着车子走在通往富海的水泥路上，路才3米宽，两边就是碧绿的田野，常有转弯，有迎面疾驶的摩托车，驾驶起来还要分外小心。转到第三个弯，一辆摩托车迎面过来，车上的身影穿着绿T恤黑中裤，很熟悉。我开着车窗。一瞬间，摩托车过去了，按了一个喇叭，看样子那就是罗华吧？我也按了一个喇叭，刹了一下车，他却出去很远了，回望了一下，却没有停。我只好继续加油前行。

果然，一到富海农庄，迎上来的李伟林、罗新云除了说“欢迎”，还笑着说：“罗华家里有事出去一会儿就回来，他已经跟我们说你们马上就到。”

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小伙马上打电话，我听见他说：“华哥吗，梁主席他们来了……”然后就是热情地泡茶，大家边喝边聊。

我正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罗华。“华哥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”李伟林说，“说他闲不下来，不是说他分分秒秒都干活，而是说他除了干活，心里还想事，还喜欢看书，看哲学书。”

在这帮退伍兵中，李伟林是一个能说会道的“外交家”，难怪那天罗华到文联带着他。

“我最认同华哥常说的一句话：要干就干最好。在我们这里，高质量、高标准、严要求的军事化作风成了富海的立家之本。为开拓市场，协调好各地客户，华哥经常在外奔波，有时一个月不在家。为能充分体现军人风采，华哥煞费苦心，从办公房的设计到建设，他都亲自参与，务求一种营地的氛围，突出军人的气质，展现军人的风格。”李伟林侃侃而谈。

正在说着，一辆摩托车戛然停在门口，罗华回来了。

作为富海的领航人，罗华是土生土长的中灵人，80后，2000年入伍，成为广州军区二炮某部的一名战士，后来成为军士长。他带过的兵有4人成为副团以上干部，20多人成为副营以上干部，他也多次获得荣誉证书。2008年12月，他光荣退出解放军队伍。迄今，这些成为干部的老下级还常与他联系。

回忆这段经历，罗华感到很自豪，他说：“脱掉军装还是兵，勇往直前无怨无悔。”8年的军旅生涯增加了他人生的厚度，富海的创办，更多地体现着军人不懈进取的精神。

“我今天能够将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起来，离不开部队的锻炼，离不开部队的培养。”他说。

作为中灵村出来的作家，陈予启自然通过左邻右舍了解过罗华的情况。他在旁边插话说，军人出身的罗华骨子里有一股闯劲。在退伍之前，他就想好了要在家乡自主创业。退伍后，他应聘到北流卫校当了学生科长，每月工资2000多块，也算稳定，本想就此安于职守，娶妻生子过日子。意料不到的是，卫校开始改制了，要办高中，工勤人员全部分流，他本就是应聘来的，散伙了，他只能自谋职业。

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中灵，身份变成了老百姓，心态也回归到一个农民的位置。农民也要过日子啊，但是光靠种地似乎闹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他想经商，先是摆地摊，又种过菜，养过甲鱼，都只是小打小闹，算不上成功。但他有一股牛劲和钻劲，知道在环境负荷大的时代，养殖生态水产品是一个对路的发展方向，

于是决定静下心来做水产品养殖的试验，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子来。

他决定拜师学艺，和侄子罗富一起带着礼物，找了周边几个镇养殖泥鳅颇有成果的师傅，可是人家给出的条件是：学费15万元，少一分都免谈。

家境本就一般的罗华和罗富为难了，就算对家境殷实的人而言，拿出15万元去学养泥鳅，恐怕也得掂量掂量。

“我们自己研究、摸索吧，自小在河里泥里玩，又不是没见过泥鳅，我就不相信弄不出个所以然来！”罗华的倔劲来了。为查找泥鳅的养殖良法，罗华常常秉灯夜读，翻阅养殖书籍；为提高成活率，不惜奔波劳累，到诸多著名养殖场请教。

没有鱼种，几个人去河沟里捕，通常只捕到几两，有时一斤多，不够就去市场买，但买的要有半肚子的鱼蛋。两三个人在一间平房里鼓捣着，孵化的知识从书上看来，也有从别人那里学来的，控制水质，给鱼分类，配催产剂，打针，十秒内完成人工授精，控温，每一个过程都是细节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关键。耐心、细致、坚韧，这是孵化鱼苗需要的品质。前后经过半年，他们基本掌握了孵化技术。

但也有失败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由于掌握的水质不好，孵化出的一百多万鱼花全都死了，几天几夜的功夫就白费了。村里有人说起了冷言冷语：“什么不好干？偏偏给泥鳅人工授精，那活是你们干的么？”当了几年兵，有了单位不好好干，回来玩泥鳅，恐怕被泥鳅玩了！”

除了母亲心疼儿子没日没夜苦干，就连自己的父亲也抱着怀疑的态度，而此时罗华已经向三个大哥和姐姐借了10万元。

心烦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跑到对面的金枝山，急切地想体验登高望远的感受。6月的金枝山，偶有凉风，但更多的是燥热，被太阳晒醒的土地散发着一层腥气，让离开村子多年在军营里生活的罗华有点不习惯，但他顾不上这些了，像一个被关在牛栏里许久的牯牛，见山就跑，见路就奔。

在金枝公主庙前，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金枝公主奶奶，我知道你是善良的神，我只是想创一番自己的事业，我不能放弃！”他掉头回了村里，一头钻进孵化室。

他们又从控制水质做起，没日没夜。“有时做着、守候着，在孵化池边就睡着了，做梦都是泥鳅在游动！”瘦小伶仃的罗富回忆起当年，感慨万分地说。

半年后，他和罗富成功孵化出了万头攒动的鱼花，总数量有两百万条，周边的养殖户一抢而光，他们掘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。

他带着成功的喜悦把这事告诉了远在广州的首长和全国各地的战友。

很快，海南的黎族青年李伟林来了，江西的苗族青年罗新云来了，湖北的土家族青年罗满来了……他们见到罗华后“啪”地敬了一个军礼，激动地说：“华哥，我来向你报到！”

来了就一起创业吧，在军队的大熔炉里经过了锤炼，个个都是金刚。华哥开始给他们安排工作：罗云飞负责日常，李伟林负责跑项目，罗富、罗新云负责孵化……

他们决定注册一家微型企业。